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列傳五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孫長卿 羅拯 馬從先 周沆

李中師王居卿附 孫構 張詵

俞充 沈邁弟遼從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陳舜俞樂京劉蒙附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盧革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為祕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屠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遷官

知楚州糧料院通判河南府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  
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歷  
開封鹽鐵判官諸路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議者謂  
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趨高郵長卿言地阻山  
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不可成時又  
將弛茶禁而收其征長卿條其不便不從改陝西都轉  
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峻乏水長卿鑿百井皆及泉  
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  
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進至龍圖閣直學士知定  
州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隕長卿盡力繕補

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未幾卒年六十六長  
卿無文學而優於政事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  
嘗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旣沒詔中使護喪歸葬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知榮州秀州江西轉運  
判官福建轉運使歷江淮發運使諸所興革民便之加  
天章閣待制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  
爲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爲御史所劾拯力  
爲辨理諫官錢公輔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在拯部內  
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  
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服其長者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力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水災賑活流亡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曰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爲朕往旣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嚴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卒

周沆字子真益都人第進士歷開封府推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

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詔沆行視沆言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旣卽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沉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第進士由集賢校理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一矯弛緩之習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爲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

行召爲群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有女嫁爲陳執中婦坐夫事誅死時有王居卿者字壽明登州人第進士歷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言利至從官稱俗吏云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登進士第歷知黎州遷度支判官以平夔州夷獠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五溪皆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

知桂州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浦城人第進士歷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當以帥事相屬歷知秦州熙州遷至天章閣待制董氈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氈迎戰大破之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命權經略熙河事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過京師帝訪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邊備未飭願圖以歲月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

廉於財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終不追清議云

俞充字公達明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提舉沿汴淤泥溉田爲上腴者八萬頃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禦戎十策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爲軍因詐殺羌衆以爲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妻拜之以中正薦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書都檢正爲御史彭汝礪所論命遂寢充護曹村決河還陳河防十餘事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以常職請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

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  
周之以故莫不畏而懷焉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渴  
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  
爲母梁所囚不得與政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願得面  
陳興師問罪之略未幾暴卒

論曰孫長卿等竝以治行至從官然不能無優劣長卿  
不苟取廉也羅拯怨不校厚也馬從先推父恩與弟讓  
也周沆撫民不避險惡地仁也李中師結納左右已爲  
非正其侮富韓公與向拱待竇貞固無異亦太薄矣王  
居卿言利孫構張詵俞充竝開邊尤無取焉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  
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宣第二通判江寧府  
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爲  
可用也除集賢校理俄修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  
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人踈雋博達優吏治令行禁  
止嘉祐遺詔至設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踰月召知開  
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杭蚤作視事午而畢出與  
親舊還往沛然有餘暇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英宗閱  
其以憂去賚黃金百兩旣葬廬墓下以卒年四十弟遼  
從弟括

遼字叡達好學尚友傲睨一世縹縹然有物外意用兄  
任歷審官西院主簿遼故受知王安石安石與詩有風  
流謝安石消洒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遼議論浸拂意  
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攝華亭縣  
他使者適有夙憾文致其罪奪官流永州更赦徙池州  
得九華秋浦間林泉之勝卽築室居之名曰雲巢遼追  
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間作爲文章  
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然  
竟不復起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登進士第編校昭文書  
籍爲館閣校勘南郊新式實依括所上書省萬計神宗  
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  
市井庸販法象圖器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  
漏語在天文志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  
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歷遷太常丞同修起  
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  
患蜀鹽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  
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  
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  
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



於捷速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太平  
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  
鹽事對曰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  
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  
路察訪使所陳利病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  
地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  
得近歲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表  
論之帝召對曰大臣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  
禧禧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  
遂舍黃嵬以天池請括乃還括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

俗之總靡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  
士權三司使丞相吳充問免役何如括曰微戶本無力  
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則善矣充表行之  
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  
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  
延州以副種諤西討拔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機事不  
暇請者皆得專之徐禧城永樂敗沒括以先救綏德不  
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  
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無所不通多論  
著又有筆談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太師字才元成都人登進士第歷祕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太師家太師貧無阜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擢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忤王安石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太師相繼封還詞頭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太師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于府太師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太師清整有守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敏求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晉江人第進士歷直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

宋史新編卷之九  
九  
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  
袁州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茲誦之風由此始盛歷龍  
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  
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  
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安石憂去無擇用  
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  
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知明州苗振贓賄事連無擇自  
京師逮赴秀州獄獄成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  
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  
於事但不爲未有爲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

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  
好義少從孫明復穆脩學及死蒐輯其遺文以傳以言  
語政事爲時名卿微累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世謂沈邁數子嫻於辭令而兼優於吏事此特其  
槩耳邁居君父喪盡禮而死也以孝其篤行有如此者  
沈括精天官呂夏卿擅史學其博物有如此者沈遼李  
大臨祖無擇皆以忤王安石廢絀其直道有如此者一  
門備美如沈氏蓋尤鮮儷云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歷度支判官知洪州入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

兩屬不宜以北人漁界河爲罪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  
君舍文書滕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  
運使加直昭文館知福州徙廣州以功進給事中集賢  
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  
至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  
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者  
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  
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  
遂致仕卒年七十八師孟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  
屬吏發隱擿伏如神所至民爲生立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登進士第歷通判大名府群牧地  
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  
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  
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喜立罷之歷集賢殿  
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  
北熙寧末知滄州歲饑爲神宗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  
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歷知河陽潞州元祐  
初爲祕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  
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  
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

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  
諸种氏其知滄州也王安禮力薦引帝以其好異論不  
用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  
熙寧中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辭  
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禪烏可要期如付劑  
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鹽  
酒稅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  
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  
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在鄉以行義聞用薦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  
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不奉  
助役法自列囚去坐奪官經十年乃復監黃州酒稅以  
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于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  
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  
縣常平使者召議免役法蒙條上其害卽投劾去亦奪  
官歸鄉教授養親卒年四十門人誄其行號曰正思先  
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四匹

苗時中字子居宿州人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墮

請開導以溉田人謂之苗公河歷梓州轉運副使韓存  
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以為非計存寶不聽卒坐  
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刀  
斗未鳴時中問廣對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  
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為勇耶廣悟亟  
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  
為摺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為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  
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人登進士第歷知諫院宰相梁適樞  
密狄青內侍王守忠皆奏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  
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  
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  
贄性行淑均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退休  
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歷主管鄜延經略機宜  
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  
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  
昊歸款建中白府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抗東道夏人果  
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

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  
進度支副使神宗用兵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  
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  
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盧革字仲辛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  
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  
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歷  
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  
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卒

年八十二子秉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  
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  
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中進士甲科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  
壁間詩識其靜退累擢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顓提舉鹽  
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歲中犯者以千萬歷  
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  
文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秉守邊久以父老乞歸移知  
湖州未至復詔還渭慰藉優渥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

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秩奉祠卒  
論曰程師孟九人槩稱濟時之彥考其志其識各有卓  
然越人者師孟奉使不辱命苗時中達兵家之變張問  
爲郡守陳舜俞樂京劉蒙爲縣令竝懇陳青苗免役之  
弊於條例既成之後豈不知異議之觸禍誠恥夫緘默  
之尸位也韓贄推祿賜以贍宗黨庶幾范希文之風楚  
建中當元祐治朝徵爲戶部侍郎不拜同時范景仁不  
得專美焉盧革少年廉退爲天子所獎傳謂天下舉廉  
而士不與焉恥也革其免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

列傳五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誥子師趙禹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後改字達道東陽人九歲能賦  
詩舉進士廷試第三歷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神  
宗立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  
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  
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  
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



名言大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韓琦不押班爲跋扈帝以問元發對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疏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又是時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元發言戰守大事不宜異同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帝善之語在職官志京師郡國地震元發疏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帝留不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民賴以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有難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

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賢將假以重權經營分裂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帝奇其策不果用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旣爲郡乃親見之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坐婦黨爲逆黜爲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年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謂復有後命元發笑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箠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帝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立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

知鄆州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威行西北號稱名帥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立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又詣宰相辯父緯降職無罪由是知名第進士郎延龐籍辟知洛川縣籍爲樞密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旣又提點廣西刑獄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降之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歷官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

命知秦州神宗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乃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言非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敝其語以爲罔上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

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  
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其  
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  
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在官明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  
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爲大言以故  
屢黜而氣不少衰云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歷集賢校理通判秦州  
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勞師生事旣而諸羌果怒  
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累進集賢殿修撰知桂州自  
儂徭定後交人浸驕詵閱簡工丁補置將吏軍聲益張

遂乃效順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英宗戒代者毋得  
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  
騎且出謾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  
折諄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  
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  
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使詔諭詵  
以爲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  
以帥牒告之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  
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  
因取河南地詵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與轉運使

薛向議撫納詵向言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詵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民常不足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年五十

九卒子師閔  
師閔以父任補官熙寧末李穆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穆職在蜀茶額三

十萬穆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行爲百萬穆死師閔訟其前功詔賜穆田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灼建請輒遂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元祐初朝廷遣黃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論其六害廉奏如轍乃貶師閔久之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卽以師閔使河北尋加直祕閣復領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既又奏券馬事安燾韓忠彥議頗異獨曾布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什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累遷戶部侍郎歷知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趙鹵字公才邛州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知延州夏  
人屢欲款塞每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鹵審計形勢為  
破敵之策以獻初鄜延曠土為諸酋所有鹵因聽募丁  
家使占田充兵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  
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鹵以異  
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鹵令蕃  
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  
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詔  
鹵副郭逵宣撫逵至輒與鹵異兵敗二人俱坐貶鹵後  
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竝進以鹵

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種諤軍諤抵罪鹵又  
坐餽輓不給連黜知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  
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鹵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  
州鹵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  
棧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為邊患鹵命將分兵各三千  
左右夾擊又遣耿端彥率重兵趨賀蘭原選三蕃官各  
以輕兵取間道出敵背後邀其歸路敵敗潰生擒鬼名  
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鹵  
俘斬甚衆遂入貢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乙埋何  
苦與漢為仇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

埋不復窺塞齒乃縱問國中疑而殺之拜端明殿學士  
遷大中大夫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齒  
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  
原會齒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齒與  
元祐棄地議係名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神宗時爲御史召對不  
合新政下遷元祐初爲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  
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亟  
召問路以嘗判蘭州也路挾輿地圖示光光幡然曰匪  
訪君幾誤國事歷知慶州熙州遷至龍圖閣直學士建

取齊唐之策大將王愨王瞻擣邈川瞻先至下之愨與  
爭功路右愨頗屬以兵瞻有請輒弗應瞻愬諸朝拜路  
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  
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元祐初爲宗  
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對曰此先帝所立  
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  
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  
爲亂謀分據熙河乃擇師雄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  
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

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通宗城又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捷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求裕陵言者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州之後諸

國悉入首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用不盡其材云

穆衍字昌叔河中人第進士調華池令後知淳化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行名不敢近衍考課爲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爲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悔將無及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以控要害明年遂城李諾名曰

定遠累遷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宋郡守率兼帥權而莫難於並邊諸郡蓋備預以弭患捍禦以振威豈書生習空談者能辨耶自神宗圖河湟哲宗主紹述於是邊郡之寄彌重而副任使者亦不乏人名震西北者滕元發也持重知大體者李師中也致夏人納款沮种諤邀功者陸詵也擒鬼名制梁乙埋者趙鹵也破洮州獲鬼章者游師雄也取青唐者孫路也城定遠者穆衍也彼皆學士大夫閑於戎略其才蓋不在同時蔡挺章棗之下第用之未究爾詵與元發

師中之滯淹良以忤王安石故鹵罰及身後以與元祐棄地議斯尤可惜云

楊佐

李兌

從弟

沈立

張揆

張燾

劉瑾

閻詢

葛宮

從子書思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庭

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張頡

楊佐字公儀及進士第累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



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孟陽河舊跡佐排眾  
議請濬治從之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夷丘墓百  
數怨聲盈塞詔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劉敞請貶黜不  
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判都水知審官院權  
發遣開封府英宗崩佐告訃契丹道卒年六十一  
李兌字子西臨潁人登進士第歷擢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兌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  
杭州仁宗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  
知廣州獨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歷守  
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力勾退英宗以爲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  
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第進士歷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江東淮南  
轉運使人日以俚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  
也在楚爲照天燭稱其明也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卒年  
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第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  
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遷兩浙  
轉運使茶禁害民山場權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輒數萬  
而官得錢無幾立著茶法要覽之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方平上其議竟罷權法累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與六  
塔河立請止修五股等河以省役從之歷右諫議大夫  
判都水監出爲江淮發運使居職辦治詔褒賚之知越  
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徙宣州奉祠卒

張揆字文裕歷城人第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  
胥弗用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  
法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入判太常司農寺遷  
至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揆性篤孝幼時刲股療父  
疾後又與兄揆廬母墓所從遊劉潛李冠死率里人葬  
之置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鄉黨稱焉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第進士歷江淮發運  
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心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戶部  
副使官修睦親宅議取民居以燾言而止遷天章閣待  
制陝西都轉運使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  
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改知瀛州歷判太常寺知  
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英宗  
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  
帝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  
事也燾力辭乃止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劉瑾字元忠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亡得褒  
贈張瓌草詞譏貶瑾闔門衰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  
書命黜瓌瑾亦坐罷職後復之歷天章閣待制知瀛州  
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坐事廢于家  
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  
尚所莅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  
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天興人登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  
鹽鐵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迓  
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蔥嶺

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耶惠慙不能對  
歷諫議大夫知邠同諸州與祠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第進士授中正軍掌書記善屬文  
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  
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部使者檄守  
資昌兩州以惠政聞歷知滁秀二州積官工部侍郎卒  
年八十一宮性敦厚宗黨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弟密亦  
以進士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卽致仕號草  
堂逸老八十餘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  
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書思曰曾子不

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餘年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許以他日偕行乃乞監新市鎮旣終喪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至朝奉郎亦告老不待年云年七十三卒特諡清孝子勝仲孫立方皆至侍從勝仲自有傳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田奏論其害調監郢州稅父之通判冀州攝度支判官裕享太廟請自執政下差減賚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

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土豪素爲邊患者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暴卒田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然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云

榮諲字仲思任城人父宗範知鉛山縣詔罷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直宗嘉異擢提點江浙諸

路銀銅坑冶謹舉進士歷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安撫使以劫盜論私採者謹曰所盜豈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卒累官祕書監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登進士第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六爲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

姚渙字虛州普州人第進士歷知峽州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捷以新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訖

漢去無警終光祿卿

朱景字伯晦偃師人第進士歷知壽州歲荒發廩勸富者出穀活數萬人城西居民三千戶建請築外郭環之公私稱便遷光祿卿熙寧初河北水災地震景病革自占遺表願省躬弭咎無一語求恩年七十一子光庭

光庭字公揆用蔭入官復登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稱明鏡歷四縣令皆有惠政神宗以薦召見問再舉安南之師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何益於廣土闢地也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臣下奉行新法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

爲踈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哲宗立司馬光薦爲左正  
言首乞罷青苗等法論蔡確章惇韓縝言甚切遷左司  
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仁宗神考以媿刻立論傅堯  
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非諷祖宗也  
遂止歷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竄之拜右諫議大夫給  
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爲給  
事中會封還劉摯免相制帝先入中丞鄭雍朋黨言落  
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卒年五十八紹聖  
中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錮其諸子徽宗立復其官光  
庭從孫復治經又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忠信

服之終身二程亦及門或曰光庭論軾以頤故也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第進士調寧國軍推官呂公著薦  
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搥登聞  
鼓願視以爲則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  
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  
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  
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進度支判官又爲淮南轉運  
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坐論黜知吉州諸括田受賞者  
悉奪之歷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  
河南瀛州卒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宋壽隆字仲山諸城人蔭歷鹽鐵度支判官京東轉運使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爲人和厚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爲止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洋州圭田多虛籍士宏考覈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擢至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代還囚便郡知鄭州以光祿卿致仕卒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第進士由州縣歷御史臺推直官

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願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鞠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之乞外遷知濮合二州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死卽趨詣鬪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其故感歎爲輟訟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歷知沁水鄆鄉縣宰相張士遜先坐之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未幾更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贓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通判杭州知虔州皆有惠政後爲三司使判官却內府腐幣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貨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歷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予祠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

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卞博學多大略歷知沅州加奉議郎五溪蠻叛斷渠陽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卽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入渠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與戰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立復舊職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言過剗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不附已以謗訕竄之起知明州未



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以官邵州蠻叛以夙爲湖南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破其圍峒九十歷官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再知桂州神宗詔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未報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

張頡字仲舉鼎州桃源人第進士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僭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

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爲奏令益陽特首建梅山之議詔賜絹三百匹累進直龍圖閣知桂州爲轉運使馬默所劾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徭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論曰宋自王安石作相舉錯匪公宦習稍變其歷事治朝漸摩美俗者率能勵操行修職業豈與新進之士同

乎哉楊佐沈立之治水姚渙潘夙之安邊李兌張田之  
廉介張揆李載單煦之孝義張燾劉瑾閻詢之敏辨葛  
宮朱景盧士宏余良肱之惠愛榮譚朱壽隆楊仲元之  
欽恕皆表表負名臣之望張頡李琮方之劣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一

列傳五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徐禧

李穰附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  
事變風俗利弊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  
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  
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  
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  
宜試於有用之地卽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

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銳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李士寧獄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而禧故出之朝廷遣官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鞫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獄亦解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中擢至御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不能守欲城

橫山延帥沈括議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轉運使李稷主餽餉禧定議城永樂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城凡十四日而成屬總管曲珍守之禧與括舜舉還米脂未幾夏人率兵來爭禧曰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亟赴之或說曰被詔相城非禦寇也不聽與舜舉稷俱行夏兵傾圍而至官軍不利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遂受圍城依山無水泉而水砦爲夏人所

據士卒多渴死曲珍白禧請突圍而南都監高永能亦  
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夜大雨城  
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沒于陳帝聞禧等死  
涕泣悲憤爲之不食贈禧吏部尚書諡忠愍稷工部侍  
郎事詳夏國傳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  
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  
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禧狂謀輕敵  
至於覆沒帝自是悔咎無忘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  
庫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  
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  
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  
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諤起興  
靈議稷坐乏軍興貶爲判官永樂城南就稷輦金銀鈔  
帛充物其中欲夸其敏所積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  
之不敢去以及于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  
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累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關  
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卽知城事元豐初爲鄜延都監  
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

累功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求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求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世亮爲忠州刺史求能家世州將拊士有恩惠故能得死力求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聞父病委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既終喪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特遷知海門縣包拯舉爲監察御史乞采漢故事擇

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歷官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熙寧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本造謀至是復以爲難起獨以平蠻自任乃以代注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不聽劾緘

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數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卒起嘗以兵法謁范仲淹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彝除都水丞歷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連貶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七經中義明善等集

論曰易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言勝敵之難戒後世黷武爲民病也王安石呂惠卿不師古訓導主以富強希旨倖功之徒輒輕舉僨事永樂安南二役生靈罹禍慘矣彼徐禧輩之死何足惜而沈起之貶秩何能贖哉劉彝之罪不亞於起甚矣有負於稽古愛民之教也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進士上第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禹臯夔之佐由是得擢用六年瀘川羅旻夷叛詔察訪梓夔得便宜治夷事事平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

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  
始此河湟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渝州南川獠木  
斗叛詔本安撫遂知制誥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  
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安常習故  
之群圜視四起交驩而合謀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  
願陛下深念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  
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  
西京父之起知滁州改廣州宜州蠻擾邊除龍圖閣待  
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  
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定是時旣以順州賜

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儷智會  
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謝本因請宿桑八洞  
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入爲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  
知洪州言者謂棄八洞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  
知洪州召還道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第進士攝  
番禺令儷智高圍廣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  
注自圍中出募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  
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卽日開城門納援兵積芻粟民  
乃無恐自是每戰輒捷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狄

青始疑注後聞其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帥師討擒之又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連拜閣門使疏言交趾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坐論罷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貶秦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有訟注廣州功者起歷知寧州復閣門使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

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帝因以沈起代之罷歸道卒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韓絳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其他無不驗者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儻放宕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畋討湖南徭弼



上謁改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  
高犯南海改爲安撫使辟參軍謀調陽朔令歷遷崇儀  
使知邕州邕經儂寇并隴蕩然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勤  
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  
邊者邕地卑下夏雨彌月弼亟窒垠江三門諭民卽高  
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甬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  
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  
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  
乃退公私一無所失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邕  
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降北江

彭師宴郭達南征復移知邕州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  
枕榔爲縣積官至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交人終弼在  
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卒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  
得俸祿無存者旣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  
大順城廣射中之攻白豹金湯皆先登累功遷禮賓使  
以韓絳奏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前功慰賜甚厚  
歷擢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廣  
代之廣遣使開諭猶未效順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  
將吏東鄉再拜誓與戮力衆皆踊躍師行有二途從納

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坦遠而平蠻盛兵阻江門而官軍趨樂共出其不意蠻狼狽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每戰必捷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設伏以待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脫走進次歸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怒塚天寒士多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還部至閩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輕

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斯道家所忌云

論曰太宗自幽州喪師務舍垢固圍以安輯元元真仁之世遼夏肆侮二君亦不惜金繒以結和好神宗獨奮然有爲積財練兵欲雪累世之恥士之喜功名者率乘時自勵効其所能若能本蕭注陶弼林廣之戰功胡可泯也注晚沮征南何料敵之審弼愛士樂施有古名將之風廣殺降蠻宜不免陰禍本慕王韶之進用上書媚

時宰其小人之雄乎

种世衡

子古諤誼孫  
朴師道師中黃友附

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欲析貲悉推與之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嘗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恃后嫵橫恣以干請不聽誣以事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為孟州司馬久之李紘為辨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興之以當寇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不能爭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

石世衡命胥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募商賈城遂富實慰勞酋長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明日冒雪至其帳往勞部落奴訛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能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援涇原無敢後者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強起蒞役城成而卒初世衡在

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皆號  
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有僧王光信者趨勇  
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  
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高世衡爲蠟書遣高遺  
剛浪陵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  
得書大懼自執高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錮高笄  
中使其臣李文貴報世衡世衡以白籍籍諭以國家寬  
大開納意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  
是遂稱臣野利兄弟竝坐誅籍疏嵩勞得優遷後復進  
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

父功爲籍所抑古再上書乃贈世衡成州團練使錄古  
官籍旣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詔以其事付史官世  
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善撫養士卒及  
卒羌酋皆朝夕臨青澗及環人竝畫像祠之子古諤診  
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幼子誼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  
衡卒錄古天興尉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  
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又徙鄜隰二州卒古明達孝  
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張問不受其父田  
終不復納然其父受知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

宋史新編卷之三  
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誥薦知青澗城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疏聞不待報悉兵長驅而前名山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誥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歷集傅城而陳諤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坐擅興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神宗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州命

諸將皆受節度師敗詔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官歷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乘難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敵屯夏州諤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大破之捷書聞帝大喜群臣稱賀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與徐禧議異乃移諤守延語在徐禧傳旣而末樂

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  
知延州疽發背卒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  
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  
自若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末  
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諤字壽翁神宗問古家世命諤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  
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  
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且結屬  
羌爲內應諤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遂與姚兪合兵出  
討俘鬼章以歸進秩徙知鄜州遷至東上閤門使保州

諤使卒諤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遇敵度不  
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  
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  
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朴  
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檄  
迫不得已出兵伏發被害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  
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  
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其酋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引  
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聘貽

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踰隘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  
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  
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  
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  
列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臧底  
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  
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  
鄰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  
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甚惡也今射一

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  
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  
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溝帝  
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  
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軍節度使京  
畿河北制置使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  
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  
城下遂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  
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問曰卿意如何對  
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

日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聽平仲節度帝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金師

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上奏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建炎中加贈少保諡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詔提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古  
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時大臣立  
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卽上  
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  
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途出境黏罕至  
太原悉破諸縣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犄角時黏  
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  
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  
中歎曰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辨嚴  
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抵壽陽之

后坑爲敵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  
灝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士卒發神臂弓射  
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師中鬪死師中老成  
持重爲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贈少師諡莊愍當師之  
趨榆次也制置司叅謀黃友亟白師中地勢非利論不  
合仰天歎曰事去矣迨曉敵兵果四集力不能支友亦  
死之友溫州人登進士第積官直徽猷閣嘗語子弟曰  
天下升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吾  
素志也欽宗書忠節傳家旌其閭錄官者八人  
論曰种氏本洛陽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產名將顧不

異哉然為將之道善謀為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諤也綏州之役得不償失矧西師再舉禍結而不可解耶方姦臣童貫王黼用事師道數諫伐遼不售無足怪者金虜入寇大臣忠亮可倚任者惟李綱許翰其人顧不能用師道師中遲重之計而國遂至於大衄可慨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列傳五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為瑞願却之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

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  
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  
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  
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  
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  
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  
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  
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  
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喧譁則逐中

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  
置三司使謂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  
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  
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  
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  
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  
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  
貶仁宗遺賜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辭不許光以所  
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任守忠  
反覆交構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

萬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  
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  
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  
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  
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嘗患歷代  
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  
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

光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  
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  
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  
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  
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  
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  
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  
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  
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

史記卷之三  
三  
后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二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勿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

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

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光沮於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

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光又奏修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

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

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  
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  
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已  
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  
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  
身徇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  
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  
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

帝臨其喪祿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謚文  
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  
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  
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  
作有禮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師其學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  
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  
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



宋史新編卷之三  
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  
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  
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  
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  
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  
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  
配饗哲宗廟庭子康

康字公休幼孝謹博通群書以明經中第光修資治通  
鑑奏檢閱文字元祐元年自祕書正字遷校書郎光服  
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疏陳賑飢備災之策謂非獨

消患而太平之化可興也復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  
疏言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學也且勸  
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書最醇  
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詔講官編修孟子節解  
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成二卷康自父喪居廬蔬食寢  
於地因得疾會除諫議未受猶具所當言者以待曰得  
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年四十一卒贈右諫議大夫  
康制行淳備口不言財光立神道碑帝賜白金二千兩  
康力辭所得遺恩悉以與族人云

論曰司馬光奏疏凡數十篇其事切其言直良由明於

古人之學欲大濟斯民身之利害弗計也故諫不行則  
辭副樞之命晚而遇合則夙夜盡瘁以死斯其出處大  
致有過人者勲業文章姑未論也或問呂公著在元豐  
拜樞密范鎮在元祐欲以爲門下侍郎竟不起無乃與  
光異歟曰呂隨勾退其受也非耽榮范已老年其辭也  
爲中禮易地則皆然矣

呂公著字晦叔父夷簡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  
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判吏部  
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  
常寺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

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爭之  
不聽遂乞補外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  
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  
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  
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徒  
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  
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論  
弭災之道宜去偏聽獨任以寢邪說明年爲御史中丞  
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自古有爲之君未有  
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

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用由是安石滋怒誣以罪出知潁州八年以彗星求言公著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起知河陽召還元豐元年爲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議復肉刑者

公著力言其非便又議舉西師公著曰帥不得人不如勿舉五年以疾去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來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哲宗立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謂宜擇端士以講求天下利病至則陳君道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公著獨當國科舉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

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父子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卽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識敏量闊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每議政事博取衆善至所當守

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以新法異同故其交不終紹聖初與司馬光同削贈謚毀所賜碑再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高宗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安石欲用爲

講官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倘從仕將不免異同安石乃止父作相時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父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母聞而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父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臣以婦兄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擢崇政殿說書又擢右司諫辭不拜會紹聖黨論起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希哲成其父惡不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用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歷宗正太常祕書丞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卽上疏曰先帝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乎小人旣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

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闔寺側目章惇  
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攻之力又  
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之浙西自浙西上三  
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連責舒州團  
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待制知瀛州徽宗  
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  
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呂公著王安石二人者疇昔相慕用何其誠哉及  
安石當路銜公著不附已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  
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覺爲神宗言若在唐末五代必

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帝他日誤憶爲公著  
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潁州向使公著稍暱舊交奚待  
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  
自蒙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未之前聞也

范鎮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  
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自是舊風遂  
革調新安主簿歷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天性寬仁  
言者競爲激訐至及帷箔曖昧之事鎮務引大體略細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故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  
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  
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若因一婢逐宰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躡之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  
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  
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  
社稷計諫官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  
人臣不爲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  
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以繫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

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  
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  
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疏言大臣畏避之意恐陛下  
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  
之變死且有罪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  
股栗鎮見上面陳者凡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  
知卿忠卿言是也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  
廷知不能奪乃改他職遂知制誥然鎮每歲猶申前議  
因裕享獻賦以諷未幾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  
士時議追尊濮王典禮鎮判太常議觸執政怒會草制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  
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  
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以論新法罷歸故官鎮  
皆力爭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  
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  
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  
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  
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  
造邊事事敗則置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

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  
鑒乎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疏入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寢所  
得恩典鎮表謝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  
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  
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  
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  
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



其如天何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首  
啓建儲具上其疏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  
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  
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  
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神宗時  
詔鎮與劉几定大樂而几不用鎮法至是樂成賜詔嘉  
獎楊傑復非之竟不用語在樂志鎮時年八十一樂奏  
三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鎮與司馬光相善  
議論如出一口獨大樂之議往復論難數萬言凡二十  
餘年終不能相合然未嘗以此廢平生歡也二人約生

則互爲傳死則爲銘光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  
其詞深詆熙寧群姦光子康屬蘇軾書軾曰懼非三家  
福乃易他銘鎮清白恭儉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臨大  
節決大議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  
而後子孫鄉有不克昏葬者輒爲主之其學本六經不  
道佛老申韓之說外國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  
騎晚使遼其人曰此長嘯公也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  
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謂簡宗廟廢祭  
祀則水不潤下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

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召知諫院坐治李士寧獄忤王  
安石貶監宿州酒語在徐禧傳累遷中書舍人元祐初  
爲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呂大防意向之  
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卽  
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  
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  
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反凡  
二十餘條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  
囚僚吏欲以圍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  
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

侍郎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  
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  
祿大夫子祖述歷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  
汝州汝守趙子欒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  
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  
將軍鄧禹因名焉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  
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祖禹竟不往謁富弼疾篤授以密  
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弼卒上之哲宗立累

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宜崇儉敦朴以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日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

黨若一切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旣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

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草已具及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經世之文也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卽賜道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

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愈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期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

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募兵州郡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求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其子今在召中他日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攻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

一邇英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蘇軾稱爲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在儒林傳

論曰司馬光爲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三而均贊曰勇蓋仁宗朝首倡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神宗朝年僅踰六十以言不行謝侍從終身不復起三也夫獻忠而忘禍守道而遺榮此豈懦夫所能光之論

誠弗易矣觀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然當時物望竝屬  
台衡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蓋鎮之忠言光實和  
之光辭樞密歸洛十五年亦非耽寵利者况兩人之學  
術正而操行篤又皆相類耶百祿祖禹俱直道弗徇干  
時可謂能守家法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列傳五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蘇軾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山山人父洵在文苑傳軾幼穎悟有識比  
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  
陽脩宣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  
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  
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  
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  
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

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已以判官告院旣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阜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爲力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議上神宗卽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其略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昔漢武帝用賈人桑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臣願結人心者此也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以苛察齊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

效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臣願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



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茲  
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  
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匯城下漲  
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  
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復請於朝  
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  
舒亶何正言撫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  
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  
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

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  
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  
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  
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  
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  
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  
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  
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  
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

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二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

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相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

而不能用既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  
又減價糴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  
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  
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  
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  
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  
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  
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  
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  
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

漕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  
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  
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  
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  
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  
以爲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  
祠云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  
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  
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  
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

皇后而下母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  
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  
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  
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  
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  
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  
幄方當帥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  
難矣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  
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臣願陛下虛心循理默觀庶  
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

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定州軍  
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  
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  
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  
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  
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  
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  
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  
處著書爲樂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

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每爲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過性至孝軾帥定武謫英州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

常州過葬之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頽昌營湖陰水  
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  
太原府稅次知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  
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  
爲小坡

論曰鄙諺有之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蘇軾自童時聞母  
程讀漢書范滂傳慕之蜀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軾歷舉  
詩中諸賢以問其師趨向固可占矣軾與轍同應制科  
仁宗讀其策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而軾坎壈  
竟不獲大用或謂軾不自韜戢所致天下有義榮有勢

榮軾豈願以此易彼哉

蘇轍族孫  
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  
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  
切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  
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  
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  
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聞近歲以來貴姬至以千數坐  
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  
出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臣恐

陸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徙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是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

曰當徐思之既逾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徙他職後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卽位召入元祐元年爲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竄典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義試士格式未晚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

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爲後悔於是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也尋又言數十年以來利權分而用度無藝願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

戶部從之惟都水仍舊朝議以元豐吏額冗濫命轍量事裁減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缺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矣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



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言大臣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因弊修法以安民靖國雖有異黨誰不歸心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覬功造釁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者也熙寧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者也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相繼求和朝廷許約地界久之不

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種誼等遂背約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曰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會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議轍與呂大防劉摯極辨用

兵曲直復上奏曰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  
欲詰責帥臣生事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  
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  
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  
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溫伯無  
異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  
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  
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  
題卽爲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  
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聖人之孝也且及漢昭變武帝

法度事哲宗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  
責知袁州未至詔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  
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  
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秩罷祠居  
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  
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  
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  
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軋其使契  
丹也館客能誦其茯苓賦及洵軾文云所著詩傳春秋  
傳古史老子解居許時乃成編又有欒城文集並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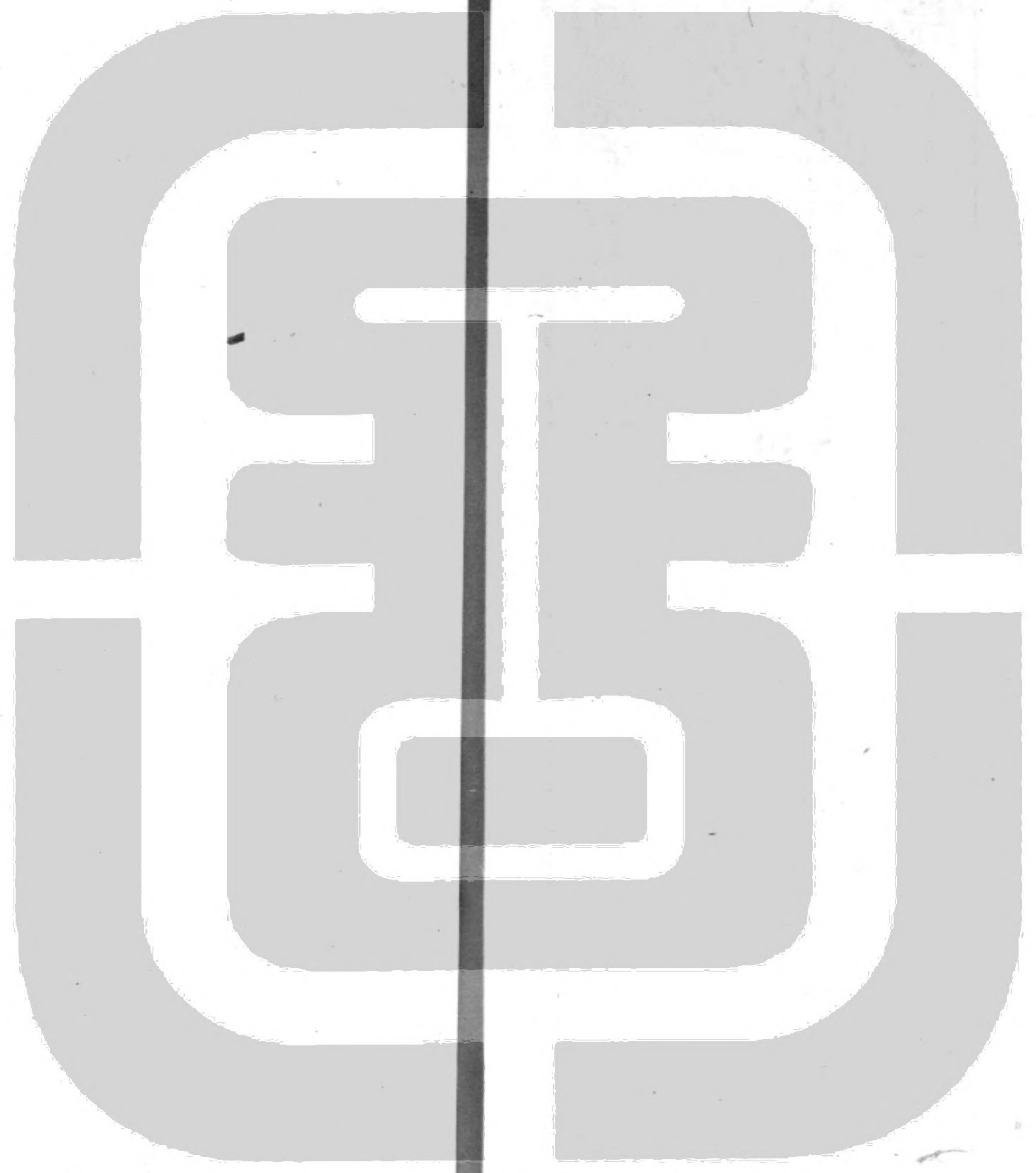
世既入黨籍詔毀三蘇文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第進士調廣都簿歷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安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其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與祠元老嘆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論曰蘇轍與兄軾自弱冠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歷四朝隨事獻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曾不少

回隱爲傲寵避禍之計故二人出處榮辱大槩相同獨轍至政府差優耳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牀時形於倡和故世盛稱二蘇非直其才與節美也而友愛又奚加焉

史記卷之三

古



程